



青青子衿

我的生命故事

一公頃的草莓園

● 張芝瑜* (指導老師駱育萱)*

難得一家人搭車出遊。

自從大弟到了叛逆期的國中後，就再也沒有這種機會，現在他上高中，似乎比較能理解家人的用心。

通常我上車後，總是隨意調一個位置就入睡，一則醒來就能看到目的地，二則總覺得在車上睡覺比在床上舒服多了，但今天不知怎麼的，我沒有睡。

窗外的景象來來去去，以往我都是看著這樣的景象，不知不覺進入夢鄉，這次，卻是怎麼都睡不著。

然後路旁的景象從城市轉入田野，寬廣的大道旁，時有老舊木牌，平常是不會注意的，今天卻注意到了。

「原來又到採草莓的季節了！」不禁莞爾。

如果讓全世界的小孩票選最喜歡的水果，草莓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冠軍吧！想起昨天小弟拿出日前去採草莓時拍的照片，像在現寶一般拿給我，忍不住讓我想起從前……

小時候，父母離異，母親沒有拿到我們的監護權，而父親是個賭徒，於是我從小便擔負起照顧大弟的角色，照顧我們的工作落在爺爺奶奶身上。奶奶比較重男輕女，時常帶弟弟出去玩，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裡，於是我和爺爺比較親近。

* 張芝瑜，現就讀本校日語一乙，此作品為其《國文一》課程的課堂報告，主題為：我的生命故事。

* 駱育萱，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我還記得那一天，也是草莓成熟的季節，我照往常一樣留在家裡洗衣服，奶奶和弟弟又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。

當我將衣服晾好之後，爺爺忽然出現在我身後「芝瑜，要不要去採草莓？」

「耶？」我愣了一愣「可是店面……」現在想起來那時的我真是太懂事了！才十歲耶！我那時才十歲耶！

「休息一下而已，不會怎麼樣的。」爺爺操著不太標準的國語，也許這也是我和爺爺比較親近的原因，奶奶不會講國語，所以和不太會講台語的我自是不太能溝通的。

「爺爺帶你去採草莓。」

「草莓！」當時聽到真得很開心，所有小孩都愛吃草莓的，更別說那個時候，草莓並不是隨時能吃到的水果。「可是……可是，要去哪裡採？」

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」爺爺笑著說，他老人家總是愛賣關子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採草莓的地方都是要騎車或坐車才到得了，但爺爺卻帶我往屋後的巷子走，經過常常和附近的小孩子去玩的河流，接下來的路程已經不太記得了，只記得繞了很多小巷，最後出現在我面前的是：一片一公頃不到的草莓園。

對那時的我而言，簡直就像是在家後面發現糖果島一樣。

跟在爺爺身後，手裡拿著小塑膠籃，印象中那裡的草莓很小，似乎是無農藥栽培，並沒有像最近在蔬果店看到的那般大。那時爺爺不停要我採了就吃，說是在那裡吃是不用錢的，付的是最後帶走的錢。那時的我不懂，小小的心裡全部被愉悅所佔領。

酸，其實那時的草莓是酸的；但是和爺爺在一起，似乎比現在研發出的牛奶草莓還要甜。

後來，我們的監護權被媽媽收走了，我們正式和媽媽住，一轉眼間，我上了國中。

某一天接到消息，爺爺生病了。

那時的我慌了，連忙帶著弟弟跟著生父到醫院去。到醫院時，爺爺正在睡覺，眼前的他卻和記憶中的模樣，差了一大截，他老人家瘦了好多。輕握住那佈滿皺紋的手，我很想哭，很想放聲大哭，但我沒有，在弟弟面前我不能哭。

後來爺爺醒了，卻讓我忍不住痛哭失聲！



爺爺對著我叫著姑姑的名字。據說他眼睛看不太清楚，記憶也有些問題，他不太記得我了，即使爸爸說：『她是芝瑜啊！』他也不大記得了。

「爺爺，要好起來喔！我們再一起去採草莓。」那是我最後說的話，那是我最後再見到我爺爺時說的話。

再見到他，他已經躺在棺木中，再也沒辦法看著我，摸摸我的頭，更不可能對我笑了。

那一天我哭了，哭得淒淒慘慘，一整天都沒停下來，一路上只知道哭，什麼事都做不了。

那天之後，我再也沒有再到過太平，再也沒回到那裡去，也再沒，沒有再到過那一公頃的小草莓園。

「姊姊！」小弟忽然跳到我的腿上，在車上這樣很危險的。

「什麼事？」痛歸痛，但看到他興奮的表情還是作罷。

「姊姊！你看！草莓耶！」他開心地指著窗外。果然，小孩子都是很喜歡草莓的。

「媽媽！我要採草莓！」大弟也開始出聲央求。

「不行！」媽媽的回答在意料之內，畢竟今天是有別的行程的。看著大弟，我無奈的笑笑，現在的我已經沒有小時候那麼忌妒他了，自從那時爺爺只帶著我去採草莓後，我忽然覺得讓奶奶多寵弟弟一點也無所謂，至少我有爺爺疼我。

「好啦！但只能採一下下喔！」最後在繼父也加入央求的情況，媽媽答應了。

只見大弟和小弟一人拿著一個塑膠籃，開心的穿梭在草莓田中，現在的草莓田都很大，放眼望去幾乎看不到邊。

「芝瑜，你不去採嗎？」繼父說著，也遞給我一個塑膠籃。

「耶！好啊！」回過神，我笑了笑接過塑膠籃，也步入草莓田。媽媽囑咐我們不能採了就吃，農藥很多，一定要洗過，我點頭表示同意，轉頭警告弟弟們。

蹲下身採草莓，腦中浮現的是，爺爺採了一個頗大的草莓，硬塞進我嘴裡的情形，眼眶似乎又有點濕潤。

那天回到家中，洗好澡時，媽媽已經把草莓洗好去蒂放在桌上，大弟和小弟一顆接著一顆塞，好似晚一秒就會被吃光似的。





「姊姊快來啦！不然東穎要獨佔了！」大弟慌忙得叫著。無奈的笑笑，我隨手拿了一顆便送入嘴裡。

不好吃，我泛起苦笑；很甜，但是不太好吃！

對我而言，最好吃的草莓是在太平，在那片一公頃不到的草莓田裡。

